

小學生文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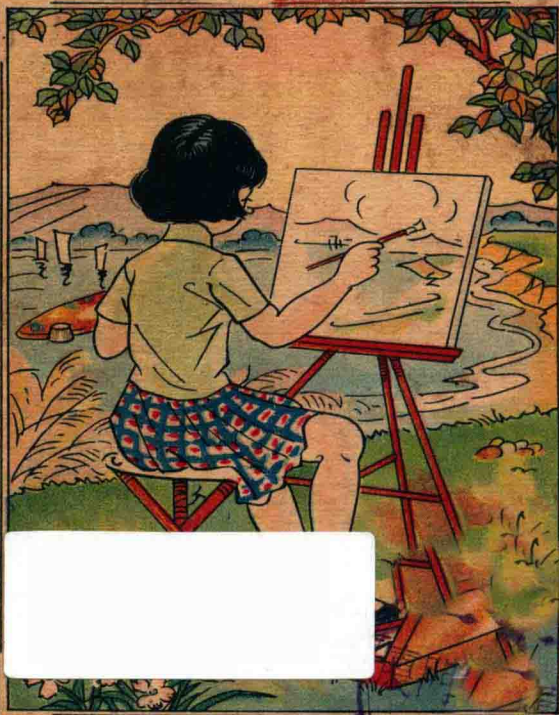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集

(美術類)

名畫家的故事

(上册)

史岩 著 宗亮 校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名畫家的故事上冊

一 才絕畫絕癡絕的畫家

圖畫，可以分做中國畫與西洋畫兩種。西洋畫是要對好了物體，照着他的樣子畫的，大小，遠近，明暗，色彩……處處地方都要與真的東西相像，這才算畫得好；中國畫恰巧相反，是不必對着物體畫的，只依着自己心裏的意思畫出來就好了，雖然畫某一種東西，他要像這一種東西，但只要神氣十足，外形稍爲不像些，却不要緊。所以中國畫是寫意的，西洋畫是寫實的。中國畫有中國畫的特色，西洋畫也有西洋畫的好處。

歐美各國都是畫西洋畫的。中國畫，却是我們中國所獨有的。在美術上竟能把一國所獨有的中國畫，與世界各國所公有的西洋畫并稱着，這也可

見我們的中國畫是怎樣的特色，怎樣的被世界各國的人們所看重了。

中國畫的起源是很早的，在四千多年前的黃帝時代，有一個臣子，名叫史皇，他便是第一個發明圖畫的，所以這位聖人，便是中國畫的老祖師。我們現在所應用的文字，便是從那時的圖畫裏漸漸的變化出來的。

中國畫既然產生得這樣早，那末一朝一朝，一代一代的傳下來，當然作畫的人已經是很多了。假使把歷代的畫家，一一為他們作起傳來，一定可以編成厚厚的幾十冊書。在這裏，我們不過選擇幾個人人都應當知道的大畫家，把他最有意義的事蹟，寫些出來給大家看看吧。

我的那冊與本書成爲姊妹篇的西洋畫家故事，想來諸位也要看的。在那本書裏，只說了三個畫家，說得很長很詳細。人類的性情，大致都是這樣的，每天過着刻板的生活，便要覺得煩悶。讀書也是這樣的，每節書都是很長，看下去就容易減少趣味。所以在這本書裏，要把每篇故事說得短些，這樣便可

多說幾個故事了。

我們現在第一個要講的，是顧愷之。中國人每喜歡一人用許多名字，什麼大名，什麼小名，什麼表字，什麼別號。一個人有三個名字，是很普通的，有時題上五、六個，也是不足為奇。這是中國人的惡習慣，這顧愷之當然也不能例外。他大名叫愷之，字叫長康，小名叫虎頭。他是唐朝以前的東晉時候人，離開現在約有一千六百餘年了。他生長在太湖近旁的無錫地方。那兒有高山，有削壁；有綠水，有流泉，風景是很優美的。他從小看慣那些山、水、林、泉，因此就養成他作畫的天才了。他很博學，很有才能，是畫家，同時又是文學家。他的詩賦，是印有專集的，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。他還做過大官，曾當過兩次參軍，後來又當過散騎常侍，當時的皇帝，也很器重他。

他的性格喜歡詼諧，言語之間，總帶幾分滑稽，所以人家多很喜歡與他往來。他吃起甘蔗來，總是先從梢頭吃起，最後吃到老的一頭。人家看見他這

樣吃法，很奇怪，因此就問他的理由，他回答說：

『這樣可以漸入佳境。』

這是很對的，甘蔗的嫩梢是不大甜的，越到老頭就越甜，先從梢頭吃起，就可以越吃越覺得甜起來了。這有經驗的吃甘蔗方法，大致就是畫家顧愷之所發明的了。

說：他的畫，最長于畫神仙，當時，有一位大書家謝安石很尊重他，曾經讚他

『自從有了人類以來，從未有畫得如此出神入化過。』

他的畫是這樣的好，所以後人都把他尊為六朝時候的三大畫家之一。還有兩位大畫家是誰呢？一位是陸探微，他是畫人像的專家，曾經畫過一筆畫，連筆不斷，很覺巧妙。還有一位姓張名僧繇，他的故事，說來很有趣，等到下列一章再說吧。

顧愷之學畫的先生叫衛協，衛協的先生是曹弗興，所以曹弗興便是顧愷之的太先生了。這位太先生是中國畫佛的元祖，他最喜畫大規模的人物，曾經有一次，用五十尺長的素絹，畫一個像，頭，面，手，足，胸，臆，肩，背，沒有一處不畫得很好，而且筆墨飛舞，立刻就畫成，真是不容易。有一次，孫權命他畫屏風，他一不經意，錯落一筆墨在絹上，因此他就想法把這點墨畫成一個蒼蠅，補救了這個毛病，後來孫權看見了這屏風上的蒼蠅，以為是活的蒼蠅，竟舉手去彈牠了。可見他的畫，畫得和真的一樣的。他還能畫龍，據說有一年的十月裏，皇帝在青谿之邊遊玩，忽然看見一條赤色的龍，自天上下來，在水波上面行走。當時皇帝就命令弗興畫起來，皇帝親自題了詞句在上面，珍藏在秘府裏面，到了宋朝文帝時候，國內患旱災，各地祭天求雨，仍是一滴雨也沒有。于是就取曹弗興的這幅『龍』放在水面上，一剎時風起雲湧，大雨接連落了數十日。這雖然是迷信的傳說，不可相信，然而也可以想見人家崇拜曹弗興。

的藝術神妙了。

有了曹弗興這樣的名師，遂能產生顧愷之這樣的出色學生來，教師和學生，實在很有關係的。當時，人們都說顧愷之有『三絕』，什麼叫『三絕』呢？一是『才絕』，二是『畫絕』，三是『癡絕』。博學多能，善于詩賦，這便是『才絕』，現在來講他的畫怎樣的絕吧：

六朝時代，壁畫最爲流行。『壁畫』就是不畫在紙上絹上，而畫在壁面上。所以當時名人的手蹟，多是在寺院之內，或是在宮牆上面。顧愷之畫山水，人像固然都是在絹上，但畫到那些仙佛，就多是壁畫。有一年，新建一所瓦官寺，落成後，和尚設立一個佛會，請當朝的大官貴人到寺裏來參拜，並請求他們捐助。當時這般大官貴人沒有捐過十萬錢的，等到和尚請求愷之的時候，他却很豪爽的在簿子上大書『十萬』兩字。但是他素來是以窮出名的，所以大家都以爲他是空寫寫的。後來寺裏的和尚，要請他照捐簿拿出錢來。愷

之要求和尚在寺裏備一垛好的牆壁，和尚照辦了。他每天早上跑到寺裏，晚上跑回家去，這樣的有一月餘，在壁上畫了一尊維摩詰的像，却不許人家窺探。等到大體畫完，將要點眼睜子的時候，于是對寺裏的和尚說：

『第一天的觀者，請他們佈施十萬，第二天要五萬，第三天可任意佈施。』

等到一開戶，果然來看的



果然來看的，人的擁擠萬分

人，擁濟萬分，佈施的人，也接踵的跑來，沒多少時候，就得到了一百萬錢。

原來愷之平時畫了人像，總是幾年不點眼牌子的。他的不點牌子，自有他充分的理由。可是此次他把維摩詰一畫成，就點牌子，大家都很奇怪，所以都爭着要來看，並且都很願意佈施了。

他的畫人像，當時是沒有人能比得上他的。曾經有一次，替當時的一位文學家裴楷畫像，于像的面頰上加了三莖毛，看的人都說特別增足了神氣。又有一次，要爲當時做大官的殷仲堪畫像，仲堪因爲有目疾，不願給他畫。他說：

「眼睛確乎很重要的，但我有辦法，只消等點好了牌子，用飛白的筆法一拂過去，使他像輕雲的遮蔽了月亮那樣，豈不是很美嗎？」

仲堪聽到了他有這樣美妙的補救方法，就答應給他畫了。

他的畫是這樣的妙絕當時，現來再來講他的癡絕吧：

曾經有一次裝了一櫥畫，封好了，並且題了句子在上面，寄在友人桓玄家裏。櫥裏的畫，都是十二分珍貴的。桓玄收到之後，就打開櫥門，取出所藏的畫，再好好的封起來，同原來一樣，送還給他，並且欺騙他說：

『沒有開動。』

他看見封條同原來的一樣，但裏面的畫是一張也沒有了。因此他就很快樂的毫無疑惑的說道：

『這許多神妙的畫，已經成了精靈，竟能變化着跑走了，這就猶如我們人類能夠成了仙昇到天上去一般。』

他說這話的時候，神情上是一些也不顯出對於這事有什麼懷疑的，他認為櫥裏的畫一定是成精了，這不是癡到極頂嗎？

他每喜歡矜誇自己的才能，矜誇得過甚其辭的時候也有，因此朋友們都當着面極口稱讚他，他聽了，總是搖頭擺尾，更加得意了，其實朋友們都是

有意戲弄他的。他以為自己所做的詩，是有像從前詩人那種風格的。有一次，那是一個夜裏，有一輪明鏡般的月亮掛在空裏，那綿羊毛似的雲片在緩緩的浮動着，他同了一位當時很有名的文學家謝瞻，在一個花園裏賞月，他高聲的吟咏着自己的詩句，謝瞻知道他是有意誇示自己的詩才的，于是他就遙遙的不住的讚着。他聽見謝瞻竟讀一句，讚他一句，更覺得意到忘記自己的疲倦了。這樣的經過了好久，好久，謝瞻要想睡眠了，就叫了一個人來代他讚嘆顧愷之的吟詩，但愷之一些也不覺得，仍不住的讀着自己的詩一直到東天發白，方興盡而止。這不又是癡嗎？

他又很相信邪術，以為施起法術來，一定是很靈驗的。于是可笑的癡事又做出來了。有一天，桓玄拿了一束柳葉，騙他說：

「這是樹上的夏蟬用來隱蔽身體的葉子；我們人類假使也把牠（葉子）遮蔽身體，別人也可以看不見他的。」

他信以爲真，並且很喜歡的要試試驗一次。過了一會兒，乘着桓玄不留心的時候，急忙把身體隱匿在柳葉的後面。桓玄知道他要試驗了，有意要想玩弄他，就假作真的看不見他了似的。那時桓玄正要想小便，于是就向他身上溺了，溺了之後，仍平平常常視若無事的走了。顧愷之受了他一身的尿，還極口稱讚這隱身法術果然很靈，他以爲桓玄是真的沒有見他的。諸君想想看，這位大畫家不是癡得很有些程度嗎？但他的癡，却不像普通人那樣的癡法，他究底是才絕畫絕的人，所以癡得是很有意思的。

他的畫，留傳到現在的很少，這是因爲年代隔得太久遠了。聽說在前清遺老名叫端方的家裏，還珍藏着他的一幅洛神圖，英國博物館裏也藏有一幅班姬像。這兩幅難得的畫寶，現在書局裏還有印版的可以看到。



(的來下摩片照從是這)像姬班的畫之愷顧

一一 把畫的龍點好了眼睛就飛去了

我們中國的繪畫，是從什麼時候纔漸漸的興盛起來的呢？原來是後漢。那末到了什麼最爲興盛呢？原來就是六朝。那時候，上自皇帝貴人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很信奉佛教，所以那時候最多的是和尚，並且他們都很得勢。地方上的寺院，年年只有建造起來，並且規模都很大。新造了寺院，就要畫壁畫來裝飾牆壁，有的寺院裏，連菩薩都不是泥塑的，也不是木雕的，而是請名畫家來畫成壁畫的。那時的壁畫，既然這樣流行，因此研究繪畫的人也就多起來了，因此作畫的方法也就進步多了，因此偉大的畫家也就產生了。

那末那時候的偉大畫家有那幾位呢？這在前節已經說過了，一位便是晉代的顧愷之，還有一位便是宋代的陸探微，再有一位便是梁代的張僧繇。當時畫得一手好畫的人，是有幾百個，可是其中最著名的，只有這三位，所以

後人稱這三位名畫家，叫做六朝時代的三大家。這三大家裏的顧愷之，我們已在前節講過他的故事了。關於陸探微，因其生平的事蹟，流傳下來的很少，在前節也已附帶的說了一些，現在不再講了。本節所要講的，便是張僧繇的有趣故事。

這位畫家是吳中人，曾做過將軍，又做過太守。所以他在皇帝的朝廷上，也是赫赫有名的。但是他最聞名于全國，並能留名于後世，而被人稱讚不絕的，却是因為他的畫的高妙。我們已知道那時候的人民，都是很相信佛菩薩的，那時的梁武帝也是信佛的一人。地方上凡新造了佛寺，武帝總是命令張僧繇去畫壁畫。所以他的壁畫，各處寺院裏都可見到，他的名字也就給大家知道了。

他對於人物畫最擅長。在西洋，人物畫是可以分做肖像畫，宗教畫，歷史畫，風俗畫……等等的。肖像畫便是專門畫人的肖像的，宗教畫便是專門畫

宗教上的事蹟的，歷史畫便是專門畫過去歷史上的事蹟的，風俗畫便是專門畫社會上種種生活習慣的。這是西洋畫的分類，分得很有條理，我們中國畫差不得也可以這樣分的。張僧繇對於這四種都畫得很好，而畫得最多的，當然是宗教畫，他在寺院裏面所畫的都是這一類。

在武帝的時候，許多王侯都分居在各處，武帝常常想念他們，想得很苦，因此就命張僧繇把各位王帝的容貌，一位一位的畫起來，都畫得同現代用照相器所拍出來的那樣像。從此武帝每想到那一位王，便去看看那一位王的像，看了肖像就像看了真人一般，心裏便得到了安慰了。

他畫宗教畫曾經有幾個傳說，是很有趣的。這傳說很荒唐，都是迷信的，在現代的我們，當然絕對不會相信的。在這裏，不妨寫出一個來，當做笑話聽聽：

他曾經畫過兩個天竺和尚的像。這兩和尚本來是合畫在一幅紙上的，

幾十年之後給人分開來，成了兩幅，一幅一人。一幅被一個做過大官的陸堅買了去，還有一幅竟轉轉彎彎的傳到了洛陽一個姓李的家裏。有一次，這個陸堅害了病，重得很危險，忽然在睡夢之中，看見一個和尚，面貌很像家裏藏着的那幅張僧繚所畫的天竺和尚。這和尚對他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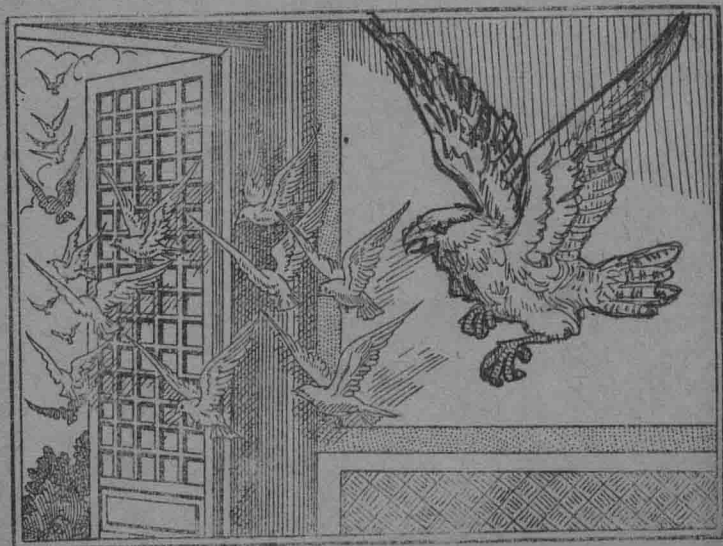
『我還有一個同伴，分離了已經有一百多年了，如今是在洛陽城東一個姓李的人家。你倘若能夠爲我訪求得來，使我們再能相聚在一塊兒，我定當用法力幫助你，使你的病不久就好起來。』

陸堅做了這夢，醒轉來之後，就派人跑到洛陽去尋訪，後來居然訪到了，化了十萬錢把那幅畫贖了回來。於是這兩個分別百來年的天竺和尚又聚合在一起了，陸堅的重病，也立刻好了。

他除畫人物之外，還長于畫鳥，畫起來就活像真的一般。潤州有個興國寺，寺裏的房屋都很高大，因此斑鳩、鶉鳩之類，每喜歡做窩在梁上，一天到晚

飛來飛去，把糞落在菩薩的頭上，污穢不堪，和尚很是憤恨，但是驅逐牠們，又覺得太忍心，不是和尚願意做的，正在無法可想的時候，忽有一天，張僧繇來到他們的寺裏，和尚就把這種苦况告訴了他，他立刻爲他們想出了一個妙法。什麼妙法呢，就是在佛殿的東面壁上，畫上一隻張嘴舞爪的大鷹，又在西面壁上，畫了一隻凶惡的大鷄，都張開着翅膀，像飛的樣子，並且都怒起了眼睛，向外面望着，

把畫的龍點死了眼睛就飛去了



了去飛都鷹大的上壁見看鷄鷄鳩斑

斑鳩，鵲鴿看見了，以爲有真的鷹鶴要來吃牠們，多棄了自己的巢，各自逃出去了。從此興國寺的大殿上，就沒有什麼鳥敢飛進來。

張僧繇畫的鳥，竟能使鳥誤認是真的。這不是大畫家的畫，神妙非凡嗎？但這還不算希奇，因爲還有一件更能驚人的事。便是他畫的龍，一經點上眼眸子，這龍就能變成活的向空裏飛了去。

這事情是發生在金陵（即現在的南京）的安樂寺。他在這寺裏曾經畫過四條大白龍，但一直沒是點上眼眸子。人問他爲什麼不畫眼眸子，他說：「一經點上眼眸子，這龍就要飛去了。」

人家聽了，都以爲是糊說的，不相信他，並且硬要請他點上眼眸子。他不得已就在某日把其中的兩條，點上了龍眼，不料不多一會，果然狂風大作，黑雲四布，雷電交加，像傾注也似的大雨很凶暴的來了，等到雨過雲散的時候，再去一看，原來剛點眼珠的兩條龍已經飛去，那未點眼珠的兩條龍，仍在壁

上。

前節曾經談過：顧愷之的太先生曹弗興，是畫龍的能手。他曾奉帝命，畫過青谿龍，當時你傳我，我傳你，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回事，都很讚美曹弗興。這幅畫，後來張僧繇也曾看見過；但他見了，却很輕視這幅畫。于是他根據此幅畫的大體樣子，在龍泉亭另外畫了一幅。後來有一年，經過一場大雷雨，這堞壁畫也失去了，人們都以為這龍是成了神。

關於張僧繇的畫龍不點睛，一點就飛去這故事，到現在還為人們傳說着，讚嘆着。其實絕對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的，畫的龍，無論你畫得怎樣的高妙，也是不會長出骨肉來飛去的，人尚且不能成神，那有畫龍成神的道理呢。我們要曉得，傳說是很靠不住的，我們在平時，還常常聽到不確實的傳說，何況這是一千數百年前的傳說呢。在我想，或許是張僧繇當點龍眼睛的時候，湊巧那時大風大雨來了，這堞畫有龍的牆壁，便因了大風雨或觸了電而倒坍

了，那出事的地點，是在寺院裏，和尚既很讚服張僧繇畫的神奇，又想借此機會造出一個奇蹟，使社會上的人士都很看重這寺院，因此就造出畫龍點了睛就飛去了的消息來。那時的人民既信佛教，當然是很迷信的，聽得這個消息，那有不相信的呢，因此這故事，就永遠傳在人口了。

不過我們雖然看穿了這一點，但由此可以看出張僧繇的畫，能夠怎樣使人信服了；假使畫得不好，人們能信服他嗎？既不信服他，還能相信他的畫能這樣的出神入化嗎？

他的畫，骨氣很奇偉，規模很宏遠，但要再說出究竟怎樣的好，那是很困難，因為他的畫傳到現在的很少見。不過我們可以說出一件事情來，證明他畫的好！

六朝之後是唐朝，在唐朝的初年，出了兩個兄弟畫家。這兩個偉大的兄弟畫家是姓閻，兄名立德，弟名立本，他們都做過朝廷大官，而畫家的名譽却

比做官的名譽還要來得高。立本有一次到荊州地方去，在一處地方得一幅張僧繇的手蹟。他細細的觀摩了許多的時候，但一些也看不出這畫的好處，因此他很失望的說：

『這個張僧繇，一定是空有一些名聲而已。』

第二天他又跑去，對着這幅畫出神，這次他發見一些佳處了，他說：

『這只不過是近代的一個能手罷了。』

第三天，他又跑去對着這幅畫端詳了，可是這一次，他竟像獲得了珍寶似的，大大的讚賞了：

『哦，名譽原來不是虛假的，有這麼大的聲譽，定然是有這麼大的才能的。』

他嘆服了。他越看這幅畫，越覺有滋味，越覺有滋味，他就越要看了。橄欖是要吃到後來纔有滋味的，原來張僧繇的畫，也是如此，闔立本直到第三日

上遂嘗到這幅畫的深長意味來。於是他不願離開這幅畫了，他吃也對着這幅畫，坐也對着這幅畫，睡也睡在這幅畫的下面，像這樣，竟有十日沒有離開去。

張僧繇作品的力量，由此便可明白了。

三 一日畫成三百里山水的百代畫聖

『畫聖』就是指許多畫家之中，那位最最極出的畫家而言。『百代畫聖』就是說在幾百代中只有這樣一位畫聖，這畫聖可以說是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的了。那末究竟誰可以當得起畫聖這偉大的名義呢？且等下面詳說。

三百餘里是多麼的長遠，但是三百餘里的山水，竟能在一天之內畫成功，這樣的神速，不是很不容易的麼？怎樣會寫成的呢？讓我慢慢的說來：

六朝之後，就是唐朝了。唐朝一代，出了四五百個畫家，在這四五百個畫家中，最爲人所推崇的，並有『畫聖』這尊號的，只有吳道玄一人。

這吳道玄，有的書上印着吳道元，他表字道子。東京陽翟地方人。他小時候，很孤苦。起初他想成一書家，所以拜當代的草書專家張旭，草隸專家賀知章兩人爲師。但沒有學成功，就轉學繪畫。畫是學前節所說的張僧繇的，然而

他並不是專跟一個人學，同時他還學過別的畫家的畫。而且他的學習，也不是盲目的。他能捨其短處，學其長處。因為他很有天才，所以年紀還沒有到二十歲，已經畫得一手好畫了。於是到兗州去，任瑕丘尉的官職。後來唐明皇聽見了他的名聲，立刻就召他到皇宮裏去，請他做內教博士，從此他的聲譽，就傳遍了全國了。

開元時候，皇帝遊到東洛地方，那時候吳道子與裴旻將軍，張旭長史兩人相遇。他們一見面，彼此都很快樂。裴旻將軍很愛他的才能，因此送他許多金子綢緞，請他住在東都的天宮寺，彼此來往得很親密，並且將要請他作畫。不料吳道子把將軍所贈的金子與綢緞，送還了他，一些也沒有受，並且對將軍說：

『好久好久，我就知道裴將軍最長于舞劍，現在請舞一曲，給我賞光賞光，看了將軍那種壯氣，也可助長我作畫的興致的。』

斐旻就給吳道子舞劍。舞完之後，吳道子果然畫興大發，提起筆來，就在天宮寺的西廊牆壁上，也飛舞了起來，像有神幫助他似的，不多一會兒，已畫成功了。當時，草書家張旭長史見了，也樂得有些技癢，于是他就在另外一面牆壁上，飛動他的筆墨，寫上一壁草書。當時，全城的人士，都把這事當做有趣的新聞，互相傳說。在一天之中，能見當朝的名人三件絕妙的事，豈不快活。

又在天寶的時候，唐明皇忽然想起要看四川的山，嘉陵江的水。但自己不能去，因此就請吳道子去看，把所見的景色，一一寫了出來，帶回給明皇看。于是吳道子就奉命去遊覽四川的山水去了。等到回來，兩手空空，什麼東西也沒帶歸。明皇問他四川山水的景色，他回答說：

『臣沒有畫底稿，多記在心裏頭。』

後來皇帝就命令他在大同殿畫出來。于是他就揮運他的神妙的手腕，在一天之內，把嘉陵江三百餘里的山山水水，都一一的畫了出來。他作畫的

神速，是這樣的令人驚異。

當時，還有一位大畫家，姓李名思訓，是以山水畫出名的。這個人，我們在西洋畫家故事中曾附帶的講到過。他做過左武衛大將軍，所以人多稱他大李將軍。他還有一個兒子，名昭道，人多稱他小李將軍。他們父子倆所畫的山水，都喜歡染上青綠等色，所謂『青綠山水』就是大李將軍所發明的，後來便成了北宗畫派的始祖。那時，明皇也請他在大同殿作壁畫，但他却與吳道子相反，畫得很慢，竟畫了幾月，方纔完功。唐明皇曾經說過：

『李思訓數月的工夫，吳道子一天的手迹，都是同樣妙極的。』

吳道子不特山水畫得好，凡人物、佛像、神鬼、禽獸、臺殿、草木，都是畫得當世無雙的。他所畫寺院的壁畫，不知有幾百幅。並且畫得都十二分出神入化，在他畫幅中的小鬼，能使人見了害怕得汗毛都能豎起來；畫仙女，便能眉目生動，飄飄然的，就像要從畫面上走下來似的。他畫大同殿的山水，據大李將

軍說，在夜裏曾經聽見水聲過的；他在內殿畫過五條龍，每到大雨時候，鱗甲就像要飛動，煙霧就像要從畫壁上飛騰出來似的。他的畫，是這樣的神妙，難怪人家要推他爲唐朝第一位大畫家了。

但這還不算稀奇，他的畫還具有更偉大的力量呢。他曾經替景雲寺畫過一面有名的『地獄變相圖』，據說這面壁畫，是從他的先生張孝師的畫中變化出來的。畫中的樣子，十分悲慘，十分可怕。因此當時京城裏的專門以打網捉魚爲業的漁夫，專門以殺牛殺豬爲業的屠戶，見了都害怕得什麼似的，他們都是殺死生命換飯吃的，但是這種行業是很罪過的。據佛教中的人說來，生前作了孽障，死後就要入地獄裏去受苦。因此他們見了這面描寫地獄情景的壁畫，就像自己真的已經到了陰間的地獄裏來了一般，個個嚇得靈魂不在身上。他們一個個都大大的感動了，懺悔了，他們知道過去罪孽沉重，他們深怕將來死了要入地獄。因此看了這畫，從此放下屠刀，棄了魚網，改

做他種行業的，很多很多。

他的畫，竟能使許多人因此改變行業，竟能使人心由罪惡改變爲善良，竟能把將入地獄的人，提昇到天堂，那力量是多麼偉大啊！

真的，圖畫的真價值，就在這裏了；圖畫的真意義，也就在這裏了。圖畫，便要有這樣大的感動力量，使人心都受到好的感化，那樣的畫遂是我們人類所需要的。像西洋的風景畫，中國的花卉畫，雖然令人看了，身心上能得一種愉快，但這種愉快與前面的感動，兩相比較，愉快對於我們的利益，究竟沒有感動來得大。所以風景畫花卉畫，只好給那些有錢的富人和沒事做的閑人消遣消遣，對於普通一般人是沒有什麼關係的。所以這類畫，不是我們急需的，畫這類畫的畫家，也值不得我們怎樣去讚美的。

吳道子的所以能夠不朽，所以能被人尊崇爲百代畫聖，第一便是因爲他畫出這樣有價值這樣有意義的『地獄變相圖』來的緣故，第二是他作



(的來下摩片照從是這) 像佛的畫子吳

畫的技術的高妙。

原來他的畫法，是有一種特點的，他用筆很超逸，描起線來很巧妙，染色也有一種特色，所以我們常稱他的這種畫風叫做『吳裝』。他畫起人物來，常是把衣服裙帶，畫得像在風裏飄動的樣子，所以我們又爲他題上一個『吳帶當風』的名目來讚美他。後代的畫家，學他這種『吳裝』的，畫他這種『吳帶當風』的樣子的，很多，因此他在無形中，就成了一派的元祖了。

他曾畫過鍾馗像，穿了一件藍布衫，戴了一頂破帽子，腰裏束着一條角帶，一隻腳穿朝靴，一隻腳赤裸着，鬚髮蓬鬆，瞎着一目，左手捉小鬼，右手扶鬼的眼烏珠，樣子很是可怕。這鍾馗是吳道子第一次畫的，後代許多畫家畫鍾馗，也總是依照這格式畫的。

說到鍾馗，想來大家都知道。舊歷的五月五日端午節，舊社會的習慣，不是總喜歡在家裏的大廳上，掛起鍾馗來的嗎？鍾馗是一個怪人，爲什麼家

家都愛到這時候掛他呢？原來這裏是有一個故事的。

這故事就出在唐明皇的開元時候。有一次，明皇臥在床上，害着瘧疾，夢中看見一個小鬼，散着長髮，跣一脚，另一腳拖着破履，在殿上嬉戲。明帝正在喝他的時候，忽然又進來一個大鬼，樣子就像吳道子所畫的。他跑來，捉了小鬼，就放進像血盆一般大的嘴裏，括啦括啦的嚼着。他並且對明皇說明他是終南山的進士，名叫鍾馗，後來應舉人的考試，沒有中，因為很慚愧，沒有面孔歸到故鄰去，因此就一頭觸在大殿的階石上，死去了。皇帝因此很憐憫他，就賞賜他一件綠袍子，把他埋葬了。現在他的職務是專捉小鬼，妖怪，邪神。他說明了他的來歷之後，明皇的夢也就醒了，並且他的病也就好起來了。于是他立即就命令畫家吳道子畫這夢中的鍾馗的像，明皇所說的样子，便如道子所畫出的樣子。

看了這故事，便可以曉得，開首第一個畫鍾馗的是吳道子，因為鍾馗是

專捉小鬼，妖怪，邪神的，所以人家都愛把他的像掛起來，好使小鬼，妖怪，邪神們跑到門口，一見鍾馗，就嚇退了，這樣家庭間就再也不會有鬧鬼怪生疾病一類不幸的事，從此可以太平了。這是一種迷信，當然是很不可靠的，不過如果把畫得很好的鍾馗，把牠掛掛，裝飾房間，那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，只要不爲迷信而掛他就好了。

四 敗于張將軍勝過李羅漢

我們照歷史的順序，揀出畫家的故事來說吧。唐朝之後，是後五代。那時候，出的畫家，雖然不怎樣多，但也不算十分少。不過畫家雖則是畫家，可是沒有像吳道子、顧愷之那樣的偉大的作家，因為他們都沒有什麼有價值的作品創造出來，這自然值不得我們去怎樣記述的。

在這裏，我們只說一個畫家有趣的故事，這個畫家雖不是怎樣有名的，可是他的努力作畫的精神，却很可以使我们佩服的。我們看了題目，就可明白了，他起初失敗于張將軍，後來竟能取勝于李羅漢，一個勝如一個，那是很可以給我們做一種教訓的。

這位畫家，是汧陽地方人，姓跋名異。他生得眉目清秀，舉止風雅，十足的像一個名士；而且性情很厚重，作事頗認真。他的畫，最長于畫佛像，鬼神，所以

他常被寺院裏的和尚請去畫壁畫，在當時，頗有聲譽。

在梁代的龍德時候，洛陽有一個廣愛寺，寺裏的和尚，法名叫義暄，他預備了許多金錢，邀請四面八方的畫家，到寺裏來畫三門兩壁。當時很有名望的跋異，不消說，也來應他們的招募了。

寺裏的和尚得知名畫家跋異，也願來應募，當然是十二分歡迎了，于是就訂了約，跋異就開始畫他的草稿圖。當他正在工作的時候，忽然有一個人立在他的後面，向他深深的作了一個揖，說道：

「知道跋異是繪畫的能手，故特地跑來幫助你。」

那時候的跋異，正當得意的時候，所以態度上和言語之間，未免有些自大，他對這來客輕視的笑着——

「顧愷之陸探微，都是我的朋友，那裏用得着誰來幫忙。」

他竟這樣自大的回答了。

于是這位來客，要畫右壁。他也沒暇去與和尚訂立契約，也不管跋異在旁怎樣輕視他，竟提起筆來就向壁上揮寫起來，一忽兒就畫成一個折腰的報事師者，再一忽兒，又在旁邊畫成三個小鬼。畫得非常神速，筆就像在壁面飛的一般。

跋異在旁看着，起初還在輕視他，以為這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，竟敢到大名



跋異看張水軍作畫

面前來買弄筆墨，未免太不自量了，後來就漸漸的不敢作如是想了，他看出這位來客的筆墨，是有些來歷的了，到最後，他竟然張大了兩隻眼睛，手足無措的對着那面壁畫——

「你莫非就是張將軍嗎？」

他後來很恭敬的幾乎說也說不出來似的這樣問着來客。

「是的。」

來客手拿着筆這樣厲聲的答。

跋異一聽見是的，就很和氣的指着這兩壁謝道：

「這兩面壁，都非我跋異所能畫的了。」

他就毅然地走了。

這來客見他走了，也就不再假客氣。于是乎就在東面壁上畫了一座水神，直看着西壁的報事師者。意思想得很是高遠，望去就像是活的一般。

讀者諸君，你們可曉得這位來客是誰？原來他姓張名圖，字叫仲謀，生于洛陽，因為他曾根着梁太祖管過軍隊中的資糧簿籍的事情，所以當時人都叫他張將軍。他很喜歡圖畫，最善長潑墨山水。他學畫的方法很特別，不請名師來教授，也不摹仿古今的名畫。這種學畫的態度是很好的，我國的畫家，普通總是只知道奴隸似的跟人學畫，摹仿前人的筆法，自己一些也不能發揮自己的意思，因此畫出來的畫總是那個老樣子，一些也沒有特色的地方。張將軍，他能不由師授，不法古今，所以他的畫，是能自成一家的，在當時頗有名望，他能取勝跋異，便是因為他的畫有一種特色之故。

跋異自從遇到了敵手張將軍，自告無能之後，知道自己的能力太薄弱，于是格外努力作畫了，因此不多時，畫法就大大的進步了。

後來又有一個福先寺來請他畫大殿上的護法善神，跋異正在寫約書的時候，忽然又有一人跑進來，自己說明自己道：

「我姓李，滑臺地方人，畫羅漢最出名，故所以鄉里間都叫我李羅漢，情願來與你對畫，比較出一個高下來。」

跋異聽見了他所說的話，深恐又像張將軍那樣的厲害，所以很有些害怕，非但不像從前那樣自大，反變成很謙虛的樣子了。于是他極謙恭的讓西壁給他畫。自己也聚精會神的，不久就畫成一神像，態度莊嚴，設色鮮麗，這是他生平從未畫到如此精美的。

李羅漢把跋異的畫，全部看了一遍，覺得美妙入神，不是自己所能及到，不禁也像跋異從前見敗于張將軍那樣的手腳失措了起來，自告不如了。

從前失敗于張將軍，現在取勝于李羅漢，所以能如此，完全是他努力的結果，當他失敗于張將軍之後，假使不奮鬥用功，不是還要第二次失敗于李羅漢嗎？由此可以得着一個教訓，一二次失敗，是不足憂的，只要能奮鬥；能不斷的奮鬥，最後的勝利，終是屬於自己的。

五 一個願在畫家門下做僕人的畫家

五代之後乃是宋朝，宋朝之後是元朝，元朝之後是明朝。宋朝要算是歷史上最重視藝術的時代了，在開國時候，就設了翰林圖畫院，請了全國的畫家，給他們官職俸祿，很是優待；因此畫法大大的進步，畫家也特別的增多，偉大的畫家也產生了好許多。元朝的皇帝，是蒙古人，他專講武力，不懂藝術是什麼東西的，當然不設立圖畫院了，所以這一朝，畫家雖則也很多，可是沒有偉大的成績可言。到了明朝，皇帝是中國人，所以又很注重藝術，畫院成立了，因此圖畫又興盛了起來了。

在這裏，就來說一個明朝的畫家吧。這個畫家的事蹟很奇怪，並且是可以令我們佩服的。他後來成了大名，但他是一個民間的大畫家，而不是圖畫院裏的畫家。

這人是福建崇安地方人，姓范名川莊。他家裏很窮，常是沒有飯吃。但他飯雖可以一天不吃，畫却不願一天不畫，肚子越餓，畫也越畫得起勁，他差不多以畫當飯了。既能這樣努力作畫，當然畫得很好了。

明朝開國之初，有人很讚賞他，要想設法把他薦到畫院裏去做官領俸祿。范川莊自己想到：

「畫院裏的畫家，一定都是全國選出來的最有才能的人，難道是容易去做的嗎！」

于是他就一直跑到京城裏去，訪一個姓程的人，他是畫院裏的畫家。他到了程姓的門口，要求拜見。姓程的問他來做什麼？他說：

「我姓范，名字叫川莊，因為窮得不能生活，情願來做府上的僕人，稍爲給我一些工錢，有空，我願意洗筆硯，磨墨，在先生左右聽差。」

這程畫家是不知道他所以願來做傭工的祕密的，只覺得這人很可憐，

又來得很有意思，因此就答應了。從此畫家范川莊就在程畫家府裏充當僕人，有暇便看他作畫。他覺得這程畫家的畫，並沒有自己的好。

一天，在東方發白的時候，他跑到池塘邊去取水，忽然急急忙忙的跑回來，驚嚇得口也不能說話，樣子就像瘋狂了一般。程畫家看了這樣子，很奇怪，就急忙問他的緣故，他訥訥的說道：

「剛才在河灘邊看見一羣

一個頭，在畫家門下做僕人的畫家



程畫家見了范川莊的畫，不覺大驚

鬼怪言語不能形容，請給我一幅紙，好把樣子畫出來給你看。」

于是他便取了筆，墨，紙等等，把所見的鬼怪奔走跑跳的樣子，一一描寫了出來，畫得十分精緻，十分神妙。

程畫家見了，不覺大驚，原來自己門下的僕人的畫，竟比自己的還好，這不真要慚愧死嗎？他立即向他的僕人范川莊下拜道：

「你是我的先生，我願做你的弟子，請接受我的一拜吧。」

范川莊硬辭謝了，就離開了程家，回到家裏去。那時候，正是十二月底了，人家都很熱鬧的忙着預備過新年，而他家裏連米都沒有，因此隔壁人家都向他嘲笑。他正在沒法的時候，忽然想到一個妙計，于是他對隣人說：

「我有一隻鵝，請你想法爲我賣了吧。」

隣人見他如此艱難，當然很願幫忙的，所以答應了。

于是他取了紙筆，立刻畫了一隻張着翅膀，伸着長頸，像預備鬥的樣子。

的鵝。隣人說：

「已經是除夕了，誰來買你這畫？」

范川莊說：

「你候有錢人家帶了鵝歸去的，你就把這畫張貼在壁上，人必定來買的。」

隣人就照他的話去做了，看見一個童子驅着一羣鵝，慢慢的走來，隣人忙把畫掛在壁上，等到真的鵝走到面前，見了壁上畫的鵝，竟張開兩隻蒲扇般的翅膀，伸着不能再伸的頸項，靦靦的叫着，一直冲將上來，好像要來鬥似的。等頭撞着了畫，遂塌下了翅膀，低垂了頭，搖搖擺擺的走了。後來童子把這事告知主人，主人很讚美這幅畫，果然用了重價買了去。於是這位窮畫家范川莊，方纔有錢買柴買米，過了新年。

一個畫家，自己有了很大的才能，總是要害自大病，看不起人家的，而他

却能這樣的虛心，以爲自己的畫不大高妙，這真不是容易的。他又爲了不滿意自己的畫，因此想拜訪當代的名畫家，增長些見識，爲了要達此目的，不惜做人家的僕人，這種精神，更值得我們讚佩了。他見名畫家的本領不及自己，但他並不因此驕傲起來；後來名畫家要拜他爲師，而他竟堅辭了，不喜借此出風頭，情願回家過苦的生活，這些地方都是范川莊的偉大處，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。

六 死也不願爲富豪貴人作畫

有一種人格下賤的人，是很願意去奉承富豪貴人的。他們的目的，是想在富豪貴人身上得到一些利益；即使得不到利益，能供給他們驅使，也覺得是很光榮的。但是那種品格高尚的人，他們就不願與那些富豪貴人親近了，他們既不想名，又不想利，所以他們非特不願去依靠富豪貴人，而且還根本輕視他們憎惡他們的；非特不願供富豪貴人驅使，就是富豪貴人低聲下氣的來向他們請求，他們也將退避三舍，不願向富豪貴人一看的。

這樣的人在藝術家中最多見，因爲藝術家第一要緊的是人格的高超，而他們的才能又是很豐富的，個性又是很強烈的，所以更加把富豪貴人看得不值一文錢了。我們在這裏所要講的，便是一個畫家，他至死不願爲富豪貴人作畫的故事。

這位畫家姓陳名洪，字章侯，號老蓮，又號老遲，到了晚年，又改稱悔遲。浙江諸暨縣人。他生在明萬曆二十七年，死于清順治九年，前半生在明朝，後半世在清朝，活了五十多歲就死了。

他最畫得好的是山水人物，很有天才，加之又很努力，所以年紀很小，畫就出了名。相傳他在四歲上，至婦翁的家裏去，看見一垛新塗的牆壁，覺得很可以作畫。于是就爬到枱上去，畫了一個關雲長的像，這畫長有八九尺，婦翁見了大驚，贊不絕口，就關閉了這房間，供奉這畫像了。

年歲稍大，就渡過錢塘江，住在杭州，學宋朝大畫家李公麟的七十二賢石刻，關閉了門，臨摹了十天，完全得到了畫法，把畫給人看，人家覺得很像他，就十分歡喜。又關好了門，變了方法臨摹，這樣又是十天，再把畫取出來請教他人，人家覺得不像了，于是他更歡喜。原來他摹了數十遍，變了數十次畫法，他人還沒有曉得。

又曾經臨摹過周景光的美人圖，三次四次的臨着，還不敢放手。人家指他所臨的畫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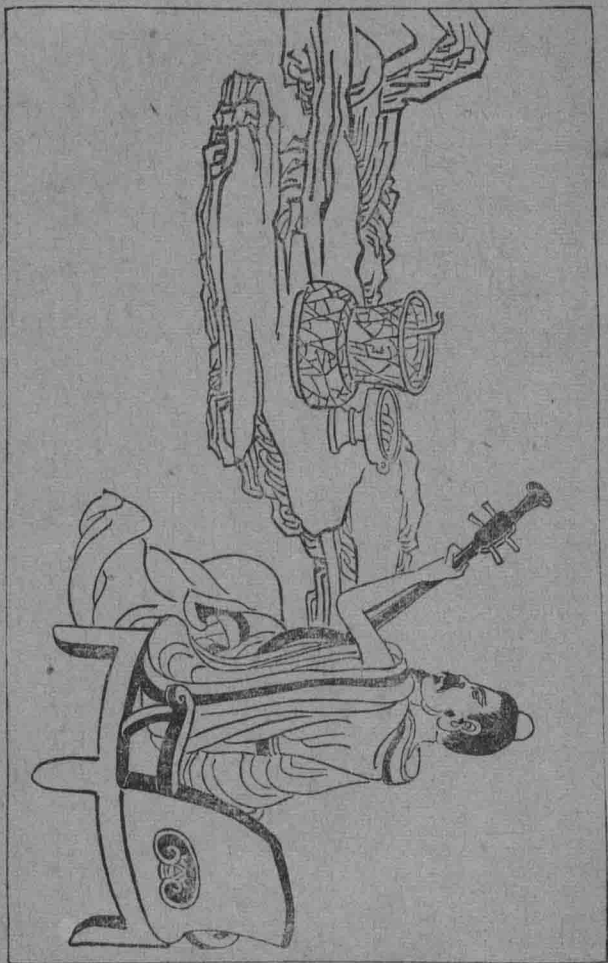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畫的已經比周景光的原本還要好得多了，爲什麼還要不息的臨着呢？」

他說道：

「這就是不及他的地方呀！我的畫容易見好，那就是能事還沒有盡；景光的畫很美妙，而看上去却像沒有什麼美妙處，這就是最難學到的地方。」

他的學畫，是這樣的認真，難怪他要成爲大畫家了。

他的性情很放浪，喜歡飲酒，又喜和女人親近，叫女人來討他的畫，他總是答應的。有一次他遊南京，到一個妓女家裏，妓女擺了豐盛的酒席請他，等到他喝醉了，送上畫紙和筆墨，他就很快樂的畫着。所以後來有許多人要想得到他的畫，多向妓女家裏去求搜了，因此妓女得到了不多例外的金錢。



陳蓮的畫(這是從照片照來的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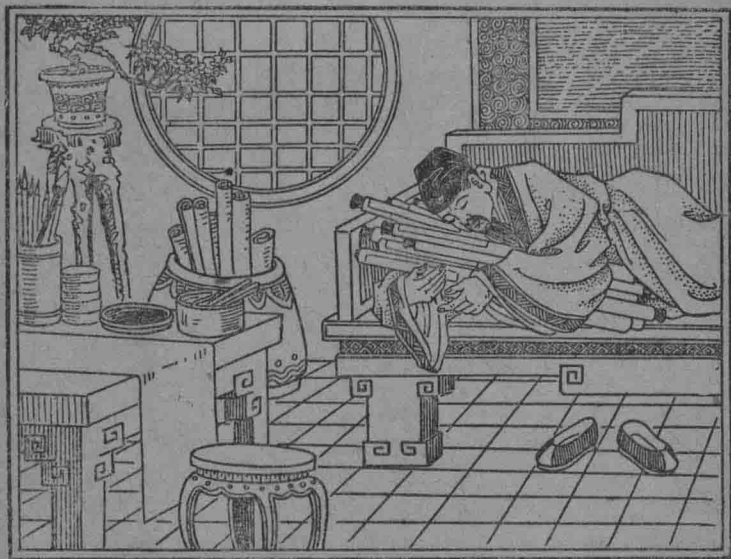
他生平又最喜歡替貧窮不得志的文人作畫，使他們可以把他的畫去賣錢。當時全靠他生活的寒士，約有數十百家。但假使是那些有權有勢的富豪貴人來討他的畫，雖送上幾千金，他也不動筆的。這些真是值得我們讚美的。

有一次，一個赫赫有名的人，想一種方法引誘他到了自己的船上，等船開動了，就取出畫紙來，硬要他畫，他脫去了帽子，赤裊了身體，口裏不斷的罵着。那有權勢的人，還是不肯放鬆，定要他畫，于是他想跳到河裏去，幸虧防備得周到，沒有弄出大禍來。那有權勢的人見他如此，也沒法了，只好放他走了。後來又轉托別人，來求他的畫，終于一筆也沒有答應他。

後來浙東一帶有亂事，有一個大將軍從圍城中得到了他，很是歡喜，立刻請他作畫，誰知他不肯畫，于是用大刀嚇他，可是他還是不畫；後來用酒與女人引誘他，他就畫了。他住在那裏，每天喝酒，作畫，因此畫了不少畫，一天，他

要求把所畫的畫聚集攏來，題上名字，並且同時痛飲起來，到了夜裏，他抱着一大束畫，睡着了。可是，等到早晨，去看他，他早已帶了畫跑走了。這大將軍也終于沒有得到他一張畫。

他的厭惡有權有勢的人，是這樣的厲害。他寧願死，但他不願把自己的筆蹟，落在這些富豪貴人的手中。這究竟是爲什麼呢？便是如前所說：爲了要保持自己人格的高潔，不肯失節，供沒有人格



他抱着大一束睡着了

的人驅使。

死也不願爲富豪貴人作董